

卷之四



十七史商榷

漢書

卷二十至二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四

地理襍辨證三

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按後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敞於此郡駁云景帝四年封



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旣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都此者誤越絕書卷二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奔還東甌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

得吳更誤矣劉敞所駁大謬又攷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建國曰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歿也後朕欲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又言吳以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卽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其下又言削吳會稽章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然而江都因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厲王胥以元狩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廣陵厲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敞駁實皆誤也



至於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  
不足泥又按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駰注引皇覽  
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  
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  
年九月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  
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卽  
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也嚴助朱買臣拜  
會稽太守皆其地

吳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揚  
州川震澤詳後案藪與川皆見職方南江者松江也  
職方云其川三江故班以此與下文毗陵北江及丹  
楊郡蕪湖之中江當之

毗陵江在北揚州川江上脫北字南監同

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柴當讀如寨辟當讀  
如壁

錢唐西部都尉治按越絕書二卷云漢文帝前九年  
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  
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觀此則似會稽止一都尉  
下文回浦南部都尉治疑後來增設但前漢既有西



部亦宜有東部金石錄載永平八年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吳志張紘亦爲會稽東部都尉而後漢循吏伍延傳嘗爲會稽西部都尉則後漢固東西並設志稱建武六年省諸部都尉旣經省併不應後漢所有前漢反無此志未知有脫漏否

治師古曰本閩越地回浦南部都尉治攷縣名治當作治南監本誤同班氏以二縣連書而郡國志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注引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而無回浦縣按嚴助傳閩王舉兵於治南蘇林曰山名今名東治治之爲閩

越無疑但後漢所改名章安者必是併治與回浦二縣爲一而改名之師古當於回浦下注云此與治皆本閩越地不當但於治言之

嚴助傳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三語已盡前漢會稽形勢後漢順帝分吳海鹽烏程餘杭毘陵丹徒曲阿由拳富春陽羨無錫婁別爲吳郡則今鎮常蘇太松嘉湖杭七府一州地也北境俱屬吳惟南境仍爲會稽司馬彪於會稽郡下自注云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傳寫誤會稽本山陰山名以此名郡而治吳名實乖矣吳郡



治吳爲是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阜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揚且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唐許嵩建康實錄第一卷解禹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楊柳以爲名揚州之揚从手李巡爾雅注以爲人性輕揚此不可牽合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愚按劉說似是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武帝之前

此郡地名鄣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云云則

但故鄣一縣屬江都乎不通極矣鄣郡非秦郡名也

而高帝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

荆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

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符三年更名廣陵江都

廣陵皆并得鄣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鄣郡

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

秦郡方得稱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

地既非丹楊郡又非鄣郡皆是會稽郡地耳劉昭亦

有鄣郡



於晉師古音潛郡國志直作潛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

所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考

古揚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

已詳上胡三省馬端臨皆非

句容涇容下空一格是監誤脫容字又與涇誤連凡

毛是監非不悉出聊一見之

丹楊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郢卽南郡

江陵縣江陵卽今縣湖北荊州府治說已見前而丹

楊則爲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境地與寧國府連界

處也

據乾隆十八年寧國知府宋敦所修寧國府志似當有本晉書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

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

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楊疑卽當塗南境地名漢武帝以此改郡名爲丹楊郡 史記楚

世家云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楊卽此是矣乃徐廣

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

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秣歸縣東七里水經酈道元

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

臨絕澗南枕大江峻峭壁立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

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楊尋吳楚悠隔縹緲荆山

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於是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



叢書王應麟詩地理考及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據  
 晉人及北魏人說不信班氏畢竟班氏是後儒皆未  
 必然左傳華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  
 蚡冒言又僻在荆山華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  
 文則指熊繹言酈引此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  
 藍縷啟山在荊州而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  
 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何知  
 丹楊郡之丹楊必吳境非楚境乎志末總論一段以  
 丹楊為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耳其實丹  
 楊未必吳始封即得也

後書王郎傳有丹陽李賢亦云在秣歸蓋名同地異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條實不可解

當闕疑詳後案揚州及導漢東為北江入於海導江

東為中江入于海之下

此分江水據胡氏渭禹貢雖指謂在今池州府貴池縣攷石城縣屬丹楊後漢同晉改屬宣城郡隋平陳改名秋浦仍屬宣城新唐書謂唐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秋浦為其治所又析置青陽縣趙宋地理志則池州池陽郡治貴池縣無秋浦縣蓋即秋浦所改名也然則雖指此條確甚

黝師古曰音伊字本作黝音同按黝水經注卷四十

漸江水篇引之正作黝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

同又卷十上黑部云黝黑木也从黑多聲丹陽有黝

縣若從幼安得有伊音直傳寫誤耳師古於小學全



不通

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詳後案  
歷陵傅易川古文以爲傅淺原詳後案

安平後漢更名平都

桂陽郡耒陽未說文作耒注春山春水所出春南監  
作春疑是

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出東入鬱其下注引應劭曰  
潭水出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譚師古曰孟音是宋  
本潭皆作鐔以縣名及應音參之作鐔是南監旣脫  
作潭又脫去音淫及師古云云竟不可讀

酉陽應劭曰酉水所出按下文充縣酉原山西水所  
出此注疑有誤

佷山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末二字衍南監同

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湘水出水經三十八湘水篇湘  
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卽陽朔山也應劭曰  
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何氏校本據地理通釋  
直改爲陽朔非也

鍾武應劭曰今重安案重安後漢永建三年改

漢中郡沔陽沔水出武昌東南入江昌南監作都是  
此誤



廣漢郡汁方注汁音十南監皆作什功臣表汁防  
侯雍齒汁音什防音方續志又作什邡皆古字通  
葭明應音家旨師古明音萌水經注作萌此縣下當  
有潛水班失載詳後案

旬氏道李奇曰旬音勝師古音食證反案旬古讀爲  
乘又或爲隲詳周禮軍賦說一卷又此道與剛氏道  
陰平道續志俱屬廣漢屬國

白水應劭曰云云與上文旬氏道下班氏自注重出  
非也

陰平道莽曰摧虜摧字脫從南監增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案此卽梁州和夷底續之和  
詳後案

郫禹貢江沱在西案此說鄭康成駁之詳後案

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泚泚當作  
泚師古音哉非詳後案

江原鄴水云云鄭康成以爲沱詳後案

湔氏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  
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江水所經於漢  
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楊會  
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



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長沙豫章丹楊會稽也閩  
若璩曰水經江水東過夷陵縣南注說宜昌縣流頭  
灘而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千寶晉紀吳  
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  
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縣在西陵之東自江發  
源松潘至此四千四五百里西陵今宜昌府治東湖  
縣自此至江都不過四千里山松與陟言皆夸然其  
計亦當有八千餘里二當作八閩說精絕  
越雋郡苻秦續志作苻奏  
三絳續志作三縫

青蛉水經卷三十七淹水篇作蜻蛉注云僕水出徼  
外東南至來惟惟南監作唯益州有來唯南監是又  
云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據水經注則字衍  
益州郡弄棟說文卷六上木部作楸云楸木也从木  
弄聲益州有楸棟縣

牂柯郡談指指南監作拞說文十二上手部拞給也  
从手臣聲章刃切續志仍作指今人雖不識拞字然  
北方以物擲與人猶有拞音說文字今人廢不用者  
多此字既見此志宜存之

進桑續志作進乘水經注有進桑關此注亦云有關



疑作乘非

巴郡墊江孟康音重疊之疊續志同說文卷八上衣部云褻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褻江縣从土非胸忍師古音劬續志同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作胸臆通典一百七十五卷州郡篇同說文卷四下肉部有胸字無臆字不知何時復譌爲胸臆讀爲蠢閏徐氏援入新附注云蟲名漢中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爲名恐係後人妄造

自漢中以下諸郡皆屬益州莽旣逐郡改其名班氏並注明而莽又改益州爲庸部見後書公孫述傳及廉范傳注班氏則略而不載

武都郡武都續志作武都道注東漢水云云沮沮水云云俱詳後案又於沮水之下云荊州川見職方隴西郡注隴坻在其西也西當作東

氏道禹貢養水所出養與澆漾同詳後案

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出詳後案

臨洮洮水東入西西南監作河是又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詳後案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云云詳後案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



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章武屬勃海河所過郡據鄭康成尚書注當爲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詳後案允街莽曰修遠上允吾已有此文誤

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此弱水始卽昆侖山下之水非導之至合黎者昆侖詳後案又注西有畢和羌畢南監作卑

天水郡望垣續志作望恒

冀說文卷十上馬部作驥云天水有驥縣又注禹貢朱圉山詳後案  
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古文以爲猪埜詳後案猪南監作猪是

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合黎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俱詳後案

敦煌郡效穀師古曰木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漁南監作魚是胡渭曰師古曰三字後人妄加此非師古所能引也地理志引桑欽者六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真古文尚書者地理志亦引禹貢古文山山水十



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效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胡說確甚

安定郡涇陽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案毛詩邶風谷風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且其上文先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幾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毛刻及南監皆作六十誤也餘詳後案雍州川見職方祖厲祖音置南監作音置是續志作租鶉陰續志作鶉陰

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詳後案

鶉孤續志作鶉觚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詳後案

弋居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大夏注夏卽古要字詳後案衡漳節後書鄧禹傳分遣將軍別攻上

郡諸縣歸至大要注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上郡莽改為增山見後書馬援傳援之兄員為增山連率注云連率亦太守是也班氏於莽所改郡縣之名皆載而間亦有漏去者

上郡白土園水出西東入河水經注東作南



西河郡鯢是說文卷四下角部作鯢氏云鯢角鯢曲也西河有鯢氏縣古氏與是通見洪範後案又禹貢桓是卽桓氏

朔方郡渠搜莽曰溝搜水經注云莽曰溝搜亭

五原郡文國續志作父國

蒲澤南監作蒲澤

南興水經注作南興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水經注作原亭

稠陽此出石門障此南監作北是

定襄郡武泉荒于水出塞外水經注作芒于水

代郡平邑續志作北平邑

廣昌涑水并州滹見職方

上谷郡軍都温餘水東入洛洛南監作沽是

上谷郡寧續志作甯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下東南監作南是

漁陽郡泉州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右北平郡石成南監作石城

驪成大揭石山在西南詳後案

遼東郡文續志作汶注莽曰受亭南監作文亭是

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



南入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南監無  
應劭曰以下十二字則番音盤似班氏自音矣無此  
例也且師古先音沛後音汗所音卽音應劭汗水非  
縣名之汗也南監似妄人刪去非是近何氏校本據  
宋本無應劭曰三字亦無解於番字爲班自音之非  
若移師古曰三字於番音盤之上又太專輒宜從毛  
刻

沓氏應劭曰氏水也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  
立名氏水南監作沓水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  
刻

元菟郡西蓋馬續志馬作烏

樂浪郡東曉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曉日行曉曉也樂  
浪有東曉縣讀若醜

南海郡中宿有涯浦官官卽關也管叔墨子作關叔  
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涯水出桂陽縣盧聚山涯浦  
關爲桂水

鬱林郡說文卷五下鬯部云鬱芳艸也遠方鬱人所  
貢鬱今鬱林郡也从白缶口鬯多其飾也

交趾郡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三下脫去十  
字



安定續志作定安

麓泠馬援傳注引越志同但說文卷七上米部云菴  
潰米也从米尼聲交趾有菴泠縣武移切應劭音彌  
與說文合从鹿非聲傳寫誤也水經三十七卷葉榆  
水篇又作麋皆非

九真郡無切續志及馬援傳皆作無功

日南郡西捲續志作西卷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五

地理襍辨證四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  
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句國字句復故  
也者所復為何故邪乍觀之幾令人茫然不解所謂  
李賡芸曰攷廣平為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  
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為平  
于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



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夸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覈平于之廢置沿革見于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于水經注卷十濁漳水篇也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則汲古閣脫去于字監板平下原有于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

于爲廣平以王爲侯矣酷吏傳王溫舒曾爲廣平都尉惟郡得有都尉國則無之此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其時猶未建平于國故有都尉也李說確甚志據元始在哀帝之後故爲廣平國而亦自有鉅鹿郡然則當景帝宣帝時亦必鉅鹿廣平兩郡並置武帝征和中亦必平于國與鉅鹿並置可知蓋景帝實以一郡分爲二郡者耳王子侯表宣帝所封平于頃王子凡有九人內有成鄉質侯慶國除入廣平今地志廣平國屬縣有城鄉卽成鄉也而表所載平于頃王子又有曲梁安侯敬平利節侯世平鄉孝侯壬國除皆入



魏郡廣鄉孝侯明國除入鉅鹿今志曲梁平利平鄉  
廣鄉四縣皆屬廣平則是於宣帝之後又割來隸而  
史失書又地志於曲梁注侯國彼三縣不注侯國當  
是志據元始其時三侯已廢故也表又有陽城愍侯  
田國除不書入何郡志廣平屬有陽臺注云侯國疑  
是陽城之誤表又有平纂節侯梁國除入平原今平  
原廣平皆無此縣成陵節侯充祚陽侯仁國除皆入  
廣平今廣平無此二縣他郡亦不見疑皆省併也  
信都國莽曰新博案莽改信都國爲新博郡見後書  
李忠傳注此但云莽曰新博但見改名不見改國爲

郡非也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錢大昭曰樂安當作  
樂成明帝紀永平十五年改信都爲樂成國

昌成績志作昌城詳後案

河間武隧續志作武遂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  
始元年更爲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  
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  
一層不叙非也而屬縣第一縣爲薊則二志同前志  
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畧同說文卷六下邑  
部云鄴周封黃帝之後於鄴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



谷有鄆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  
於薊陸德明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  
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  
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攻成王  
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  
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爲是不待言但羣書皆作薊  
而說文獨作鄆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卷一下艸部注  
云芙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鄆  
縣而旣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鄆卽薊矣乃不云廣陽  
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一也存考

膠東國下密有三台山祠台郊祀志作戶

東平國景帝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  
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  
三王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  
子節侯別屬太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  
表不言國除爲大河者略之

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

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

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班志東平無新桃

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  
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詳見字本傳紀



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禮記投壺篇有魯鼓薛鼓則知當時魯薛並稱故改魯國爲薛郡也如此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旣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

今徐州府治銅山縣

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故

以魯公禮葬之或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旣復爲魯何以地志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古名今號襍舉互陳蓋一時隨便而言皆非定制或魯或薛殆錯言之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又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其下文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



爲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但薛郡實是魯  
故國且春秋時薛嘗與滕俱朝魯可見其服屬于魯  
魯既亡魯薛遂通稱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  
公之封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云云詳後案又云青州川  
見職方

騶故邾國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國从邑  
芻聲史記孟子鄒人又有鄒忌騶衍騶奭古字通  
泗水國凌注凌水出入淮南南監作南入淮是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云云荊州

當作荊國十一年當作十二年南監亦誤

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詳後案

長沙國收鄴注孟康曰音鈴南監收作攸注音收二

字於其下此誤直作收又誤連然南監本於攸下直

注音收亦屬無理何氏所見北宋本音收二字在音

鈴下據此可見皆孟注但其初必是音收之上別有

孟康曰三字而在攸字下方是傳寫脫去三字而又

誤移於下耳北宋本亦誤

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詳後案又云荊州山見職方  
也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續志云元始二年縣邑千四百八十七道三十二後漢仲長統傳注作三十四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後書注作九千二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後書注無三千二字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續志注云元始二年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此誤衍不可墾三字南監無是

至於王叔南監作赧王是

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師古注三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南監作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是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地下誤空一格南監陳字誤提行起皆非是

高士宦南監作仕宦是

燕地尾箕云云誤連上南監提行是

北新城當作成南監亦誤

東平須昌壽良南監作壽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當互異作良是



秦地圖

代郡屬縣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攻秦地圖各郡國下皆無獨見於此叙傳自述其先班壹當秦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以財雄邊樓煩雁門屬縣而代郡與雁門相連疑縣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總論有誤

班氏於志末總論三代戰國秦漢以來列國之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分封世系形勢風俗甚備然曰魏地南有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平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攷新汲志屬潁川非汝南酸棗志屬陳留非河南北新成志屬中山非涿郡此則皆班氏偶然誤記而遂成行文之謬者

溝洫志注誤

溝洫志前半篇全取河渠書而彼注却往往取之此志注裴駟輩本不通經隨手牽引凡涉禹貢者多誤如道河至大邳此志注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張晏以爲成皋皆是也而臣瓚以爲在黎陽張守節取之非也醴二渠以引河孟康云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潞川云云司馬貞采之殊不明析下文北行二



渠復禹舊跡卽此二渠是也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臣  
瓚以爲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入勃海此說非是裴駟  
取之亦非三條並詳後案

### 屯氏河

溝洫志所以特改河渠之名者以其襍叙水事不專  
於河也前半篇全取河渠書其下自譏者頗錯亂未  
加裁斷至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  
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  
等據此則屯氏河起於武帝晚年而鄭康成禹貢注  
則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二者大不同疑鄭是也說

### 詳後案

#### 嚴熊

嚴熊史記作莊熊罷嚴字避明帝諱去罷字恐班氏  
之誤

藝文志云尚書

十七篇

五十七此

十九卷班氏自注

文也不與古文相混

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二十四或二十九篇



宋復禹舊跡卽此二渠是也同爲逆河入於勃海  
項以爲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入勃海此說非是裴駰  
駁之亦非三條並詳後案

### 屯氏河

清漁志所以特改河渠之名者以其僅水事不專  
於河也前半篇全取河渠書以下則與前篇未  
之類

蠶頭史信引其論蠶頭字義即帝籍其蠶頭字恐班氏  
可據蠶頭屯氏河也於  
籍對案以河爲禹河故道

###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 漢書十六

### 尚書古文篇數

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  
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康成叙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  
五十七此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也其下又云經二  
十九卷班氏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此則指伏生今  
文也不與古文相混故別載之孔穎達尚書疏謂伏  
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



者堯典一

連慎徽以下

皋陶謨二

連帝曰來禹以下

禹貢三甘誓

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

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

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

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顧命二十五

連王出以下

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

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穎達又謂鄭注

三十四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

之誥又秦誓二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為

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

四為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是也桓譚新

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者除序

言之也鄭云又亾其一篇者所亾之篇則偽武成疏

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是也此說出閻若璩

最為精確故予從之友人江聲駁之謂武成是建武

乃亾則前漢未亾班作前漢志不應因後日之亾而

豫虛前漢時之篇數竊謂班志所以少其一者非為

武成亾之故蓋為不分康王之誥而然愚攷漢志所

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古文也康王之誥王若曰下



疏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今文也班氏豈以今文篇數爲古文篇數哉必無此事鄭分伏生王若曰爲康王之誥卽依壁中古文分之鄭本卽孔安國本豈有班載孔氏古文反合之之理大字云四十六卷則元數已見小字注云五十七篇則據建武以後實數言之兩不悖也江說恐誤仍以闕說爲是凡學之謬陋者不但不可采亦不必辨何也不足辨故不屑辨也江之學甚精予多從之而間或辨之者足辨也重其學也江著述未流布予爲辨之使後人觀之則經益明故不可不存其辨餘已詳予所著尚書後

案及後辨

史籀十五篇

藝文志於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氏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總說之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此段之文許氏說文自序徃徃用之而諷書彼作諷籀書是當從之乃得爲史彼作乃得爲吏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亦以作吏爲是

籀書九千字以上卽史籀所著大篆十五篇也說文



謂之史篇

說文卷四上韻部云燕召公名奭史篇名醜徐錯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

按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李斯作倉頡篇錯誤

今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

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似與此志所謂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許氏以意參酌而定之並非專取史籀者數雖似合實不可牽而爲一况史籀十五篇建武亾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豈能盡遵用之餘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

此志下文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

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古文者黃帝史官倉頡所作乃書之本也史籀所作卽是周代之通俗文字與古文並行彼時書卽自有兩體但志直云與古文異體而說文序云或異下一或字極有斟酌蓋雖變古不全異也此志下文云蒼頡篇多古字李斯等所作尚然况史籀乎孔子憲章文武夢見周公文武周公但知有古文而已孔子書六經用古文不用籀文者不但好古卽所以從周

試學童六體首古文誤



蕭何又以六體試學童之爲史者課最者以爲尚書  
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  
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而許氏說文自序則謂秦  
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  
蒼頡古文絕矣白爾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  
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及書八隸書漢興尉  
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  
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亾新改  
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卽古文而異  
者三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四佐書卽秦隸書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  
以書幡信也若依漢志則是蕭何所以試學童者卽  
亾新所定六體西漢與王莽無異制也且古文是孔  
子壁中書亦卽蒼頡書在西漢列于功令人人傳習  
者矣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漢試學童者  
卽秦八體非六體也二說大相矛盾以予攷之許說  
是漢志非也八體與六體同者四小篆蟲書摹印隸  
書也置勿論八體有六體無之刻符署書及書其體  
茫昧亦置勿論若大篆亦八體有六體無據說文以  
爲史籀所作與古文異秦人廢古文遂以大篆居首



蕭何本秦時刀筆吏自宜沿襲秦故王莽雖好古不應廢大篆其六體中古文奇字之下即當繼以大篆然後及小篆乃竟去大篆而不列六體中者小篆即係省改大篆舉此該彼無煩復出故總名篆書耳其實六體中兼包大篆非真無也許氏亦舉小篆該大篆耳惟古文及奇字秦時已絕直至王莽始復出西漢無之故六體有八體無漢試學童用八體非六體許說是漢志非也

凡論文字必以許慎為正班雖在許之前且曾續揚雄訓纂亦是小學家不專是史家但究係史才長小

學短故之不審不如許氏確也且偽孔安國尚書序

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

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此所謂科斗文

即倉頡古文此序出西晉皇甫謐假託然謂西漢人

無能知古文則是也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水經

泗水篇酈道元注引晉書衛恒傳恒作書勢皆謂古

文絕于秦恒說亦見三國魏志衛觀傳注漢興而人不識古文故逸

在秘府不立學官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帝令與五



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深閉固距以不誦絕之  
杜林得漆書古文語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  
文遭秦而絕蕭何安能以此試學童著之律令乎閻  
氏若璩闢僞古文尚書最精因此遂駁僞序據藝文  
志謂西漢時人人習古文則誤也

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在所爲駕  
一封輶傳遣詣京師又王莽傳莽奏徵天下通史篇  
文字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廷中孟康注曰史篇史籀  
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  
大篆書也籀所作是大篆非古文師古是孟康非也

莽傳所載與平紀是一事據此可見王莽方求能通  
大篆之人所定六體必不反遺大篆蓋總稱篆書其  
中卽兼大篆也蕭何草律旣著諷籀書九千字得爲  
吏則西漢時傳習甚盛何煩特求能通者蓋習者雖  
多能通史篇十五篇者則少耳

所謂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者謂給事尚書御史之令  
史能爲籀書者耳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未詳太  
史書何義也

元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曰周宣王太  
史史籀所作大篆又王尊傳少善史書又貢禹傳武



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俗皆曰  
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又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嫪  
能史書又外戚傳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書安  
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又皇后紀和熹鄧皇后六歲  
能史書順烈梁皇后少好史書又章八王清河孝王  
慶傳安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書又齊武王縝  
傳北海靜王興之子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魏志管寧  
傳潁川胡昭字孔明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章  
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晉書隱逸傳郭荷字

承休略陽人善史書

三蒼以下諸家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  
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  
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  
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  
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  
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于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  
蒼頡案說文序云楊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  
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愚攷蒼  
頡篇不見篇數此於訓纂下言倉頡以下十四篇似  
訓纂篇數部分悉從倉頡篇也但只五千三百四十  
字比史籀反少未詳其故史篇不知亾於何時又并  
三蒼以下諸家盡亾之急就雖存非其要者而說文  
遂爲小學之冠矣要之說文從史篇溯原而上兼取  
古文又復下參秦篆會通古今旣精且博所收之字  
比楊雄又甚多固已美備况又當諸家盡亾之後欲

求識字舍此奚適邪唐宋元明知尊信說文者絕少  
其人甚至如鄭樵譏說文止得象形諧聲二書六書  
失其四何其妄也予謂欲讀書必先求識字欲識字  
必先通說文後生淺涉未得其門須先將漢志此一  
段與說文序及慎子冲上書參互紬繹以考字書之  
來歷然後將五百四十部詳加研究則文字明矣若  
從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問津豈不茫無畔岸哉  
予別有蛾術編分十門第一門說錄全以藝文志爲  
根本就中尚書古文是予專門之業而小學則尤其  
切要者今先摘論之餘在蛾術此不具



漢藝文志考證

卷三十一

九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考得漢人傳經原流說經家法明析且分別其是非美惡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盡其能事此則未能也於易亦知推尊象數然未能標舉孟喜京房爲宗又未能將後漢之鄭康成荀爽吳之虞翻三家與孟京異流同原處發揮之於書則全不知漢人真古文反信孔穎達陸德明妄說以爲張霸僞作至於朱文公以書序爲非孔子作胡五峯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此等亦竟信而收載之於詩不專尊毛氏

反拳拳於魯齊韓亦不得其要領至采及所謂李氏說詆鄭箋繇塞而其失愈多鄭長禮學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如此妄談取之奚爲其於本原之地未曾究通則博雅乃皮毛耳歛縣金修撰榜語予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矚目著述之門戶也修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嘆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繇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於時風衆勢一齊衆咻遂致茫無定見要意求切實於宋季朋輩中究爲碩果僅存若某鉅公



者於禮古經下所云記一百三十一篇等本禮記也  
而以為儀禮於后蒼曲臺記戴德戴聖慶普及曹褒  
父子之學皆儀禮也而反以為禮記於左氏春秋經  
則載之於公羊穀梁不知其別自有經遂刪去之何  
異眯目而道白黑者乎此其病痛正坐不善讀藝文  
志耳又不如應麟遠矣

朱曾次道與劉勰以史子百篇為金參差於禮記  
對禮記而論其出處與禮記之與禮記本意之  
錯指禮記之與禮記其失愈遠禮記之與禮記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七

南朝名字郡縣義例不定

後書班彪傳彪繼史記作後傳數十篇略論曰司馬

遷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

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

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師古注云史記衛

青平陽人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愚謂史記

風氣初開例不畫一宜矣至班氏父子既已慎覈整



慈銘案李氏無天水郡  
據唐書本傳言陸降  
匈奴後隴西大夫以  
李氏為愧則廣亦隴西  
人可知漢志既無元始  
後漢郡縣為言則廣  
廣時成紀必屬隴西也

齊矣乃攷之漢書則又有不然者如杜周南陽杜衍  
人嚴助會稽吳人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此郡與縣  
俱具者如李廣隴西成紀人地理志成紀屬天水郡  
不屬隴西此郡縣皆具而郡誤書者或據廣時制如  
蘇建杜陵人見寬千乘人賈誼雒陽人此但言縣無  
郡者如張騫漢中人陳壽云漢中成固人式河南人直不疑  
南陽人終軍濟南人此但有郡無縣者如路溫舒鉅  
鹿東里人衛綰代大陵人此但言縣無郡而又著其  
鄉者如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此以後縣書前人者師  
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厭次之名其來久矣  
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按厭次

之名雖久而地理志平原郡無厭次縣或者疑之如  
是也此必平原一鄉亭之名後漢為縣故追書之如  
李廣利全無郡縣如石奮則云其先趙人如衛青則  
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此又其變者至司馬遷則  
用其自叙云遷生龍門義例皆未定竊謂宜畫一書  
某縣人縣有名同者則冠郡漢書因田千秋  
史記因英布曾犯罪而黥遂稱黥布漢書因田千秋  
乘小車號車丞相遂稱之為車千秋漢人之隨意立  
文如此若唐宋以後則必無此矣漢書以王孫為  
或有字或無字參差不一董仲舒一代大儒公孫宏  
見寬皆以文學致卿相而無字殊不可解若楊王孫



者既為傳矣乃不但無字無郡邑鄉里且為約略之詞曰武帝時人漢人記事疏略不似唐宋以下之詳整據常璩華陽國志第十卷載王孫事以王孫為城固人車懸車丞休游師之為車于楚黃人之制也或郡縣皆具或不具本無義例并非失其傳而不書如傅介子北地義渠人已見趙充國傳贊而本傳但云北地人

項它

項籍傳韓信破齊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云項它紀傳不同

未知孰是攷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板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故其叙事皆據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荀悅漢紀亦皆但有龍且而史記高紀則又以是役為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叙此事云從韓信擊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若然則是役楚所遣將凡有三人矣今姑勿論惟項聲項它二人皆是楚將其戰事散見於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



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然則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其實灌嬰傳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其事在破斬龍且之後相距甚遠項佗如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被獲全軍盡沒不應佗獨得免安然在楚直至彭城方始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佗也

二府三府四府五府

劉向傳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耳後書何敞傳竇憲刺

殺都鄉侯暢敞說太尉宋由曰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卽丞相司空卽御史大夫亦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也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張敞請入穀贖罪望之以爲不可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敞薛宣傳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謁兩府是也亦稱大府杜周傳周爲廷尉詔獄益多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舉皆



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郡吏太守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是也淮南王安傳安欲反先作丞相御史大夫印伍被傳被爲淮南王畫反計詐爲丞相御史書請徙豪桀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論郅支王首勿縣于定國傳宣帝卽位數引見丞相御史丙吉傳虜入邊詔召丞相御史車千秋傳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賈捐之傳上以問丞相御史東方朔傳丞相御史知指此類甚多皆以丞相御史並言不可枚舉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太后首丞相楊敞次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張安

世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以下卽次以御史大夫蔡誼蓋大司馬有時冠三公之首而將軍亦介其間要之二府爲政本丞相固助理萬機而御史大夫卽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爲槐里令丞相韋元成奏其亾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善爲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與相埒也



後書則多稱三府承宮傳三府更辟皆不應注三府  
謂太尉司徒司空府郎顛傳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注三公也賈琮傳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太  
守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  
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光武明察不復委  
任三府陳元傳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  
三公事下三府寒朗傳章帝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  
又通鑑後漢顯宗永平十四年御史寒朗理楚王英  
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胡三省曰三府太尉司徒  
司空府也是也亦稱三司後書胡廣傳廣一履司空

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所辟命皆名士與故吏陳蕃李  
咸並爲三司鄭康成傳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  
三司府此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蓋古以司徒司  
馬司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卽司馬故云  
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後書趙典傳建和初四  
府表薦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質帝紀  
四府掾屬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和熹鄧皇后紀選四  
府掾史詔東觀讎校傳記應奉傳四府舉奉才堪將  
帥是也亦有以三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詡傳注  
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是也或稱五府



者後書樊宏傳宏族曾孫準永初之初上疏曰五府  
 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  
 司空大將軍也是也  
 晉書職官志云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  
 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  
 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  
 于此也愚謂儀同三司者蓋言其儀同於三司耳  
 唐書百官志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  
 理卿為三司使此三司則與上兩條三司大不同

尚右

尚右尚左之說紛紛不一王陵傳云陳平以位讓周  
 勃迺以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  
 此漢人尚右之明文故高紀云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者師古曰古以右為尊故云諸侯王表云作左官律  
 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為尊故謂仕諸  
 侯為左官文紀云右賢左戚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  
 及親周昌傳高帝使昌為趙相曰吾極知其左遷灌  
 夫傳貴戚在已右必陵之在已左益禮敬合而觀之  
 漢人尚右則誠然矣若謂本當如此自古皆然則師  
 古之妄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天貴乎日月五星



貴乎天道尊左地道尊右見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康成注天  
 貴乎地貴乎左陽右陰左生長之方右肅殺之地故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陽貴乎陰貴乎內則子生翦  
 髮為髻男左女右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男貴乎  
 女貴乎其當尚左顯然所以有尚右者其說有二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據檀弓孔  
 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尚右并誨弟子以當尚左又兵  
 車則尚右乘車仍尚左漢初人習于兵革故相沿尚  
 右其說確矣又一說則仁傑不知也古宮室之制前  
 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

堂以南面為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  
 牖之間南嚮之坐也以尚書顧命篇爾雅釋宮篇禮  
 記明堂位篇毛詩斯干篇及儀禮各篇經注疏參之  
 人君在堂上南面臨羣臣自然東為尊西為卑及入  
 戶至室中在東者近戶出入處其勢又以坐西而東  
 向者為尊矣而分侍兩旁者則北為上南為下也漢  
 近古宮室之制未大變故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  
 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不以賓主  
 之禮也田蚡傳蚡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  
 漢相尊不可以兄私燒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



公卿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  
特坐師古曰自尊抗無所詘此皆在室中也若史記  
項羽紀沛公見項王鴻門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其坐次尊卑歷然而侍則  
立而不坐爲最早矣此雖在軍中要之亦倣室中之  
制凡此諸文皆尚右於禮未嘗不合乃并堂上亦尚  
右則泥古而誤者師古顧謂古制朝廷一槩尚右豈  
不謬哉

古者堂上有東西序而南一面則空無門戶惟室乃  
有之而室與堂相連比漢猶如此唐宋以來則堂有

廂而無序者多其南一面皆爲門不空而室之戶牖  
則隨便安設不拘何面且亦堂自爲堂室自爲室不  
相連比矣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包咸曰夫子之疾處南牖之下皇侃疏云病本當在  
北壁下君旣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  
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視之也龔勝傳王莽遣使  
奉璽書迎勝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  
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  
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此事正與鄉黨同蓋勝雖  
不欲出迎猶以臣道自處莽使者直以君道臨之觀



此則漢宮室與春秋同惟其如此所以有尚右一說而槩主尚右則沿襲之訛至於外戚孝哀傳皇后傳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如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顧氏曰終沒配食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屠渾都

周勃傳勃擊盧縮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按史記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之妄謬如此



古今史論攷正

秦皇自前各出私城之計故取法形格線繩土谷論  
論史大夫前自戰時而古曰以私取國名戰時漢  
周禮書禮華也蘇詩詩亦曰海亦出對守則太周家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八

五德

張蒼傳蒼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蒼  
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  
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  
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  
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賈誼傳誼以為漢宜改正  
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



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訛舛不可承况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尅即欲承秦何為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臣賈誼亦非故贊曰術疏說詳前漢當為火

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漢初人才已盛

曹參攻城野戰身被七十創疑其專以摧堅陷陣為能及其以清淨為治遂致畫一之歌申屠嘉材官蹶張能折辱鄧通得大臣體漢初大亂初平人心甫定文學未興風氣猶樸而人才已盛如此傳世之遠所自來矣

北魏

酈食其傳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案項王前此已封豹為西魏王西北通稱

箕踞

陸賈傳尉佗箕踞師古曰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坐皆危坐以伸其脚為不敬今人雖不席地而北方多用牀上坐謂之盤膝坐此尚合古禮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兩手皆有倚無不伸脚者矣雋不疑傳見暴勝之登堂坐定不疑



據地云云古人所坐席皆布於地故不疑據地致敬  
知漢無椅式也

椅本木名見說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詩小雅  
湛露篇其桐其椅釋文椅於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晉  
臣景延廣傳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以椅字爲  
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見於此宋王銍默記云南唐李  
後主被虜後徐鉉往見老卒取椅子相對鉉曰但正  
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鉉辭賓主禮引椅偏乃坐又無  
名氏宣政雜錄云宣和初京師伎者以長竿繫椅於  
杪伎者坐椅上又周輝清波雜志云紹興十三年再

興太學呂紫義爲上庠錄投進倡和詩有影妻椅妾  
語又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殿廬幕次三省官爲一幕  
樞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尚書省官爲一幕御  
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又張  
端義貴耳錄云今交椅古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  
秦太師始製荷葉託首曰太師樣據此諸文知椅起  
唐末而盛於宋假借木名之字用之

椅非胡牀張端義誤也古人坐雖在地寢固有牀見  
小雅斯干篇其後則坐亦用牀矣三國魏志蘇則傳  
則從文帝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云云何



氏焯云據宋本牀上有胡字胡牀三國已有何說如此其實已起漢末後書向栩傳云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此皆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若椅則小於牀不可盤膝無不伸脚者知椅非胡牀也

今人所用桌蓋與胡牀同起古人坐於地下藉席前據几坐席固不用椅而几則如書所謂馮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之類其制甚小今桌甚大俗名八仙

桌謂可坐八人同食與几雖相似實大不同案文似

从木卓省聲而字書皆不取

明宣德中嘉定章黼道常作韻學集成第十卷

卓字注古作卓未詳凡文字著述從無用者文義鄙陋誠覺難

用說文木部有机字此亦木名與几席之几無涉而突見於三國志華歆傳彼時既有胡牀覺小几頗不適用別製高大者而規制與几不同未便仍其故故用机字以代此與借椅爲坐具同與其從流俗妄造鄙陋不通之桌字毋寧依三國志

合而考之周漢以前席地坐馮几寢則有牀漢末三國坐始有胡牀几制亦大變文作机然尚無小交椅



直至唐末五代始有之

叔孫通聖人

叔孫通為秦二世博士去事項梁梁敗從懷王王  
徙長沙留事項羽羽亡降漢面諛親貴轅固所譏曲  
學阿世通之謂矣及薦諸生為郎賜之五百金諸生  
遂稱為聖人歐陽子五代史述馮道事乃云當時謂  
之聖人正此意

輿地圖

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  
盡載之意後書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傳亦云案輿地

圖今諸國戶口皆等愚謂孟子晉之乘趙岐注輿於  
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朱子兼採或說云取載當  
時行事而名或說頗通正與蘇林合孟子本列諸子  
不必拘家法趙岐漢之俗儒不盡可從也宋地記家  
歐陽恣祝穆王象之等所作皆以方輿輿地為名出  
于此

爽

賈誼傳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沈彤曰爽甚也謂  
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  
之義如淳曰忒也與上文不貫



他所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南監同沈彤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句絕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于漢者若卽其所存地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者故爲之徙其侯國并封其子孫

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還之也注誤

植遺腹

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一堂二內

鼂錯傳論募民徙塞下云古之徙民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案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



尚未能詳析而大約總以鄭說爲可據今此論徒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亦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混言二房非也此事詳尚書顧命後案予又別有論著

### 舉賢良

詔舉賢良文學士鼂錯在選中此事有三論錯爲隴西太守公孫昆邪所舉昆邪事見其孫賀傳又作渾邪嘗著書見藝文志陰陽家錯非隴西人又未嘗爲隴西官屬而隴西太守舉之一也詔列侯九卿郡守舉人而錯爲平陽侯等及廷

尉宜春太守昆邪所舉則是一人之身必備有三項舉主方許其對策二也錯時已爲太子家令秩八百石又應試唐宋亦倣此非如明制一賜及第出身終身無再對策事三也

### 古音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按此一段皆用古音除苛以下八字當在萬民之下  
如此則韻皆合

鼂錯所緣坐

丞相青翟等劾奏鼂錯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皆棄市錯之罪卽如其劾奏之說迥非謀反大逆可  
比何至是且上文方頌罪人亡帑此遽斬同產耶蓋  
車裂腰斬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漢初沿襲行  
之韓信彭越英布皆受此至文紀元年冬十二月盡  
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

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公孫賀李陵李廣利  
公孫敖任安田仁劉屈氂猶皆腰斬夷族則文紀云  
云徒虛語耳

王恬咸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  
見釋之持平結爲親友南監同沈彤曰王恬下咸字  
誤據功臣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啓史記作開開卽啓  
也咸當作啓連上句絕

淮陽郡

汲黯傳拜爲淮陽太守黯自言棄逐居郡云云其下



文又云居郡政清又言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云高帝十一年置屬兖州絕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等傳考之高帝之子友以高帝十一年始立爲淮陽王至惠帝元年徙王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薨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彊爲淮陽王彊死又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之子武以文帝三年又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爲梁孝王則淮陽國

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之子餘以景帝二年又立爲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其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宣帝之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又立爲淮陽王是爲憲王自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十七年至王莽乃絕此郡始爲國改爲郡後復爲國如此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爲國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爲郡之時又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



漢郡國志曰此  
稍知讀書者皆  
言之不也張自  
居也

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  
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為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  
帝四年為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為郡者約九十年  
故為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為淮  
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讀書貴  
貫串今人憤既善忘顧此失彼又性懶畏攷核宜乎  
史學之無人也尹齊為淮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  
帝為郡之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

富態韻

鄭當時傳翟公署門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  
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富與態為韻者蓋古  
音未變富本讀若廢也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九

韓王相維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以伐匈奴相難凡七徃復反  
覆千餘言浮文寡要乃後世好事者借此以騰駕莫  
詞效戰國策趙武靈王騎射習戰一篇史記本無班  
氏撥入支贅可厭殊不解其何取

禮記

藝文志無禮記之名然說文自序說魯共王壞孔子  
十七史商榷 卷二十四 十



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為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為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為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為郡者約九十年故為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為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蓋王欽之國以後事實讀書貴貫串今人情此善惡在此失彼又性懶畏致核宜乎史學之無人也而此則在昭帝時亦在武帝時鄭當時傳翟公署門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音未變富本蕭若嶽也情乃見富與德為韻者蓋古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九

韓王相難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以伐匈奴相難凡七往復反覆千餘言浮文寡要乃後世好事者借此以騰駕蔓詞效戰國策趙武靈王騎射習戰一篇史記本無班氏撥入支贅可厭殊不解其何取

禮記

藝文志無禮記之名然說文自序說魯共王壞孔子



宅而得壁中書卽有禮記河間獻王傳敘王所得書  
中有禮又有禮記是前漢本有此稱非始於鄭氏作  
注之時所題但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篇數多寡則  
與大小戴所刪未必同

從讀縱

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  
讀縱非直言將數十騎自隨也按史記將騎數十縱  
從字應如張解禮記曲禮篇欲不可從陸氏釋文云  
從足用反放縱也是也

彌節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貌按彌與弭同九歌湘  
君章云夕弭節兮北渚王逸云弭安也司馬相如傳  
楚王乃弭節徘徊郢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節信也

衛青報公孫敖

衛青傳言其微時大長公主執欲殺之其友騎郎公  
孫敖往篡之得不死後爲大將軍出塞李廣本以前  
將軍從宜在前當單于青乃徙之出東道使其回遠  
失道者非但以其數奇恐無功實以公孫敖新失侯  
欲令俱當單于有功得侯以報其德故徙廣乃私也

終陽



董仲舒傳陽布施於上主歲功陰入伏于下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沈彤曰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卽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訛也按沈說近是但說文無佐字又手也大大手也右手口相助也左手相左助也周易泰卦以左右民鄭注尚書皋陶謨左右有民馬注皆以左右爲助俗乃別作佐佑此文上下二佐字皆當作左作佐者後人改非班氏本文未通小學不可說五經史漢

選郎

仲舒對策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詳翫此節中郎句絕郎吏句絕其上文專言郡守縣令之重長吏卽守令郎吏卽郎中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選郎吏多出於吏二千石子弟又以富訾蓋選郎大約出任子筭貲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古人之文每如此以橫擔句法兼倒裝句法者也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富訾爲郎者張



釋之傳如淳注引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婁  
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馮唐是也愚謂馮  
唐傳但言其以孝著非因孝行得為郎王說獨此條  
不確其提綱是而所舉之人多漏者予已為補入其  
提綱亦漏者漢有以舉孝廉為郎者如王吉京房各  
本傳孟喜見儒林傳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為郎者儒林傳云  
歲課甲科為郎中如馬宮翟方進何武各見本傳召信臣  
見循吏傳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為郎者如馮奉世是也  
見本傳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應麟所舉任子富

訾兩條即是仲舒之所病此外僅添兩條而一條又  
誤則應麟於考據之學尚疎至於筭貲為郎始於漢  
初事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今人又往往誤解竊  
謂後世薦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食貨  
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  
入財補郎此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即位  
初時尚無此不可牽以當之

### 薛縣

公孫宏傳云菑川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  
屬魯國彼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據此



注秦時稱此郡爲薛郡者當以其有薛縣而稱之至漢因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爲菑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菑川薛予前所論名字郡縣義例不定者此亦其一也

東海郡下

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所云邳在薛者卽魯國之薛也東海下邳今邳州

### 公孫宏年

陳氏鵬年曰按史記公孫宏以建元元年辛丑徵爲博士不合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

年七十一矣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年丁巳十一月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

### 北發

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綏撫于交阯也此注文義極明妥考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則師古注是矣渠搜有二一在西戎爲漢金城河關之西地名則禹貢雍州所言者是一在朔方則此傳所言者是此傳所言本



出禮三朝記水經河水注引之乃卽以爲禹貢之渠  
搜則非是古人言西北雖往往通稱而此既有兩地  
則不可合故武紀云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此以西北  
相對玩彼應劭晉灼臣瓚注自明而師古於彼注與  
公孫宏傳注同其以北發爲地名國名者皆誤若史  
記五帝本紀云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索隱以爲北發當作北戶  
而下三句則讀羌字慎字夷字句絕然則彼下發字  
似衍雖南撫交阯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廋  
與此傳亦皆無涉

五百歲

司馬遷傳遷爲太史令當太初元年天歷始改曰自  
周公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按自孔  
子卒至太初元年實止三百七十七年乃云五百歲  
何也蓋因孟子歷論道統之傳云由堯舜至於湯五  
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  
孔子五百有餘歲唐虞至周皆以五百歲爲期故遷  
發此論其言雖夸而其尊慕孔子則可以解先黃老  
後六經之疑矣

亂倫



平陽公主與衛青合葬猶之可也館陶公主至與董偃合葬則已甚矣見東方朔傳昭帝之姊蓋主夫亾後私近丁外人而詔外人侍主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昆莫其孫岑陁欲尚之主不欲而武帝詔從其俗漢之亂倫如此

楊惲

楊敞傳敞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惲卽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謂傾危之士矣

東閣

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亾事可留我東閣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按公孫宏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彊項可見但旣若是之負高氣不待其就而相請輒先往見之得無進退無據乎

戶牖法坐

梅福傳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



負展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案戶牖之法坐卽尚書顧命篇所謂牖間南嚮是也詳後案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



注未確

罕拜

趙充國傳先零罕拜師古曰罕拜羌別種今羌姓有罕拜者罕拜唐時既有此姓則亦當有姓羌者而書傳不載今吾嘉定獨有此姓

口錢

貢禹傳禹上書以爲古民亾賦筭口錢起武帝府藏耗竭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廼筭案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

半由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謂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三句盡之安有口賦周禮天官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筭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爲口賦故援以解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于漢耳

韋傳附廟制

韋賢元成傳末附論廟制凡四五千字繁重已極大



非傳體後漢書祭祀志蔡邕表曰宗廟迭毀議奏國  
家大禮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  
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  
宗廟事置其中使祀事以類相從是古人已有議及  
者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武淫祀妄祭疲  
耗蒼生後王深戒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  
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昭此論尤佳

### 魏相報讐

魏相爲河南太守爲霍光所惡下之廷尉獄久繫始  
赦後爲御史大夫遂奏霍氏專權舉發其弑許后事

雖未免報復私讐然其言則是未可以挾私訾之

### 青紫

夏侯勝傳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師  
古曰青紫卿大夫之服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  
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  
云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  
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揚雄傳析圭  
擔爵懷符分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注云青紫謂綬  
之色此注則是而二注自相岐

### 便面



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袞平而下圓卽古便面也王莽傳有雲母屏面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骨紙身者卽此遺製

### 孔子十四世孫

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生襄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

生霸霸生光案此言十四世乃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凡後人言譜牒者皆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述其七世祖名延延子賀賀子警警子穆夫穆夫子林子林子子璞璞子卽約可證蕭子顯南齊書以太祖道成爲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何生延延生彪彪生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紹生閔閔生闡闡生永永生苞苞生周周生矯矯生達達生休休生豹豹生裔裔生整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雖附會不足信而其例則同



行內署門戶

孔光傳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以內字句絕注云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蔣氏杲云字子遵長洲人康熙癸巳進士戶部郎中廉州知府疑當以宿衛供養為句行內署門戶為句行巡行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謁者是也胡三省通鑑注與予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為宿衛事省服御食物為供養事尤分明可証師古之誤

每朝

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南監板同陳氏鵬年曰毋朝當作每朝十日句絕尋顏注自見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也此傳描摹光之醜狀可云盡致矣贊中歷舉公孫宏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皆以儒宗居宰相位而蒙阿諛之譏予謂馬宮平晏遂仕莽光幸前死否則必為莽臣



下朝者

王商傳太中大夫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云云師古讀下朝者為句引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以文說為是竊謂下字讀微斷問字句而後接匡對曰云云下謂下之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注是也時左將軍等皆中朝臣故曰為朝者

下朝者同義

呂不韋春申君

皇太后詔問王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不欲王鳳誣搆

以罪始懼而納女張匡以呂不韋春申君之事陷之不韋以邯鄲姬獻子楚在質趙時直至楚立為王始以不韋為相而匡竟謂不韋為丞相納有身之女子王春申君獻有身妻所產者幽王而匡誤言懷王隨口附會不顧事實

萬歲之期

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春李尋奏記方進責數之因備述星變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云云師古注以萬歲之期為指方進之處言其事在朝夕顧氏曰據文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此下即賁麗欲以此災



移於宰相也師古注謬處不可勝摘先儒已著而未  
行世者聊出之

### 大誥

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云云何氏焯評云將此篇  
所依據摹竊者以覆校周書元文則可知漢人釋經  
之意何先生固是篤學好古之士故有如此議論非  
流俗所能及今人所臨何評逸此一條

### 戶殿門

王嘉傳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左傳  
曰屈蕩戶之弟諸生鳴韶曰宣十二年傳作屈蕩戶  
之注訓戶爲主吳下錢氏所藏淳熙九經作戶疏亦  
作戶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並同宣六年公羊傳入  
其門無人門焉者戶之門焉一也

### 南陵

王嘉本平陵人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  
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按南陵薄太后陵耳漢南  
陵屬京兆其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楊郡之春穀  
縣地也顏舛謬至此南監板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  
謬竟刪去之

蜀無它揚



揚雄傳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周衰揚氏遷蜀嶧山之陽曰邨揚季官太守至雄五世傳一子故雄亾宅揚於蜀方氏以智曰楊升菴謂晉有羊舌氏叔向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分其田為三縣曰平陽曰揚氏則羊也陽也揚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為蜀無它揚字不從木班氏據之然楊修曰吾家子雲則知揚楊同出子雲特好奇耳竊謂姓亦何奇之有古今渺莽姓譜皆附會其說不一雄自言姓揚甚明楊修少年聰穎攷究未深且古人凡事假借諛諧故曰吾家子雲今乃欲改

此後

雄之姓可乎趙凡夫亦以子雲為木旁楊正坐此病方說甚確升菴蜀人欲援子雲為宗唐楊珣碑以國忠之父而亦引子雲之祖皆非也劉攽後漢書刊誤於楊震傳亦嘗辨之吳仁傑刊誤補遺謂揚雄與楊震同是木旁之揚此說武斷之至

太元法言字數

揚雄作解嘲自述作太元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案今太元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後附陸績述元王涯談元宋右廸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所按勘也按其正文大



約與五千文之數合至說十餘萬言則當爲法言非  
指太元然今法言亦具存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晉李  
軌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司馬光注按其正文大約  
不及萬言而此云十餘萬言則不可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一

儒林刪史記

儒林傳仲尼既沒弟子散遊諸侯子張居陳子羽居  
楚云云此段皆用史記文而史記尚有子路居衛一  
句裴駟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  
句

郡國縣官

按史記作郡國縣道邑道乃蠻夷未必能受業此官



字當爲邑字之誤

上屬所二千石

按當作上所屬二千石

釐釐

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此古語漢書屢見釐里爲韻而或作豪釐如司馬遷傳引此作釐字相似而誤也說文卷二上釐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𠂔聲里之切疑古假借釐作釐遂誤爲釐耳乃儒林傳有禽滑釐孟子有慎子名滑釐則釐字疑亦傳寫之誤而師古遂云釐音離師古不識字如此

劉屈釐傳字生釐遂山資詳論曰慧思亦不循釐  
釐書外錄長補思文以釐集于輿人歌之曰我有枳  
澌斝手中酒喜相盡賦岑君遇之狗吠不驚足下生  
釐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  
君於戲休茲直以釐字讀爲釐音乃知漢人亦已有  
識別字者

商瞿

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云商瞿姓也司  
馬貞云商姓瞿名以下文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  
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齊田何子裝例之司



馬說是子木其字也儒林傳中每人書郡縣書姓名書字三項備者多以其有傳經之功而無事蹟無著述故備著之其不備者或失傳或隨便立文

### 孟喜京房之學

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凶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

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以此不見信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同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案此一篇多誣善之詞班氏本史才非經師於諸經皆未能精而易尤甚劉向不通經而班氏又誤信之故其言如此

孔穎達周易疏序云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



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更相祖述是異流同原矣  
後世妄儒既無學識又好苟駁前師以自標舉遂致  
易義墜落殆盡然丁田雖無存孟京猶可考吾友中  
通易者凡三人惠徵士棟褚員外寅亮江上舍藩也  
惠氏周易述未成而沒上舍補之所採雖博大旨究  
以孟京爲宗能尊信此書者員外與予外無多人焉  
若狗班說先貶孟京易何由明

### 師法

孟喜受易於田王孫田王孫受易於丁將軍寬喜之  
改師法乃爲梁丘賀輩所誣耳其實不改也而漢人

說經重師法則於此可見下文胡毋生之弟子東平  
嬴公則表其不失師法是也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  
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  
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又張  
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漢翼奉傳元帝  
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又李尋傳  
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五行志朱博  
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  
後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  
究極師法又魯恭傳恭弟丕上疏日臣聞說經者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又劉寬傳注引謝承書曰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又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漢人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卽師法也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光武好經甚於前漢武帝明章尤加隆焉故東京

經術盛於西都而其守家法益嚴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弟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又魯恭傳拜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又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云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家法又鄭康成



傳論曰王父豫章君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此蔚宗謂其祖父豫章太守甯李賢注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蓋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

兩漢尊師法而俗學卽出乎其間劉歆移書議太常博士有云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豈不哀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亦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

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觀此則知俗學之妄古今同慨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夫以意說而廢師法此夫子之所謂不知而作也

### 翟孟白之學

繇是有翟孟白之學上文施讐下文梁正賀二段例之此當云繇是孟有白翟之學

### 食子公

儒林傳蔡誼以韓詩授食子公與王吉吉爲中尉食生爲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之學宋景文公引蕭該



音義云按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 筦路

疏廣以公羊春秋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師古曰筦亦管字也宋引蕭該音義云艸下完音完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竹下完風俗通姓字篇有莞管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卽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虢爲西河太守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莞見說文卷一下艸部筦管見卷五上竹部蕭說是

### 郅都

郅都得姓見後書郅惲傳注彼又云前書音義郅之目反目當作日與史記索隱音質合彼引音義當爲臣瓚注而師古遺之者此音是不當刪大約師古去取多失當又史記都楊人而此云河東大陽人非是史記正義辨之

### 貨殖

馬遷自叙旣下於理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傳貨殖班氏譏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已爲不得其情乃班又仍踵故轍傳貨殖何也且彼固諧語發



憤之所爲作班顧易以莊語取市井賈人臚列滿紙  
范蠡計然輩與漢無涉而亦闌入尤非也

財成

引易財成輔相財與裁同而師古以爲資財用以成  
教非

烏氏

烏氏羸師古云烏氏姓也羸名也史記注引韋昭云  
烏氏縣名屬安定師古非

嗽

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爲嗽吮之師古曰嗽山角反

吮自究反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束常  
熟呼角爲祿皆古音也

班正史記誤

匈奴傳上卷之前半截全用史記元文敘至天漢四  
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單  
于以十萬騎待余吾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乃解而  
引歸之下史記尚有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  
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云云漢書刪去直  
接游擊亾所得因扞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蓋史記  
原訖於天漢此段係後人附益錯謬不可讀貳師降



匈奴是征和三年事安入此大非張守節已辨之

### 趙佗年

南粵王趙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云  
云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  
興已七十年佗百歲矣按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  
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  
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  
令亦一百十餘歲矣

### 閩中郡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皆句踐之後秦并

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卽今之泉  
州建安是按地理志所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  
此郡之置已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  
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矣故不入  
三十六郡之數說已見前

### 未詳河源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  
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  
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



中國河其下又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按此西海卽水經所云雷菑海也其河原則漢人之說如此甚分明可據而唐杜佑劉元鼎元都實皆與之異未詳

### 共稟

大月氏國不屬都護爲冒頓所破乃西擊大夏而臣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按月氏旣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爲廩給之義共與供同

### 高附

大月氏有五翎侯一曰休密翎侯二曰雙靡翎侯三曰貴霜翎侯四曰肝頓翎侯五曰高附翎侯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按後書五部翎侯曰休密雙靡貴霜肝頓都密其後貴霜翎侯郅就郤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捐毒

李氏光地曰捐毒卽身毒又作天篤又作天竺皆語有輕重耳一也明帝迎佛在班氏前而班於此略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李說精絕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二

古音

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以躊躇與去傷與悵信與親爲韻蓋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也而師古曰躊合韻音丈預反傷合韻音式向反信合韻音新合韻猶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此音改以叶之也又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師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釭江皆從工得聲何所



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音猶未變至唐乃變  
爲似良反矣師古全不通古音不能枚舉聊一出之  
合前丞相非衍  
孝成趙皇后傳成帝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  
印鄉晨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  
劉敞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衍  
丞相大司空五字也按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  
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奈何令長信聞

外戚傳叙趙昭儀殺後宮皇子事有云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顏注但云謂太后而語意不詳按太后是元  
帝王皇后成帝之母顧氏補注云奈何令長信聞之  
者謂何道令太后得聞也顧說是

年九歲

平帝卽位年九歲見外戚傳及元后傳劉原父曰衍  
年字愚按王莽傳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于孺子嬰  
亦曰年二歲後漢本紀亦云沖帝年三歲質帝年九  
歲竊恐年若干歲古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  
衍字

第宮誤



平帝后莽女也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宮卽上文大司徒馬宮也而師古以第宮爲句注云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師古之妄如此

### 五女同節

元始四年莽女入宮爲后時平帝年十三莽女十四至五年帝卽爲莽毒死后立僅歲餘且馮昭儀傳謂平帝生未滿一歲卽有眚病元后傳亦謂帝年九歲徵入常年被疾然則帝與莽女不能成好合也莽卽

真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令人祿飾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發病不起莽敗女自投火中死曰何面目見漢家凡守節十九年年三十三莽乃有如此賢女異哉後曹操篡漢而其女爲獻穆曹皇后以後書本紀所載觀之操女亦可謂賢正與莽女相類偶見近儒考證書中有一條以莽操女皆有節操又宇文泰女爲西魏廢帝后帝爲泰廢以醜崩后亦以忠于魏懼禍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帝崩堅以大丞相專政后知堅有異圖意不平及禪代憤惋愈甚堅內愧之封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



志后誓不許堅乃止李昇女爲吳讓皇太子璉妃及昇篡位封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嗚咽流涕而辭五女同節

### 新都

王莽傳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莽罷就國南陽太守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 毛詩周官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甚盛

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愚謂莽之奏劉歆爲之也歆當哀帝時已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責讓之諸儒皆悲恨奏歆改亂舊章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至是柄用乃得行意鄭康成稱劉歆識古故能表章墜典意良厚矣惜乎所事非其人重爲世所詬病逸禮古尚書幾存而復亡然毛詩周官之興



則頗有力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歆是矣

更始將軍

王莽傳下王涉劉歆董忠等叛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云云攷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史諶為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改元為更始之後當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諶度渭橋恐皆寧字之訛也

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

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歷代文字體乖日久顏師古漢書注敘例云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慶元間建安劉之同刻跋云自顏氏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雌黃所加字一從古張守節顏師古學識皆不甚高至於



劉之同也者不過趙宋時刻書之人尤為浮淺然此三家者猶知好古故其議論如此亦足以鍼砭俗學今就毛板史漢攷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如史記武帝本紀張羽旗設供具封禪書同而漢書郊祀志供作共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伺之得勃而漢書伺作司又史記灌夫傳令門下候伺而漢書伺亦作司漢書於趙廣漢傳亦云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說文卷八上人部伏字注云伺字在新附徐鉉曰从人後人所加史記留侯世家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而漢書他作宅史記蕭何世家發蹤指示獸處者

人也而漢書何傳蹤作縱史記酈食其傳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而漢書藏作臧史記自序藏之名山而漢書藏亦作臧史記吳王濞傳袁盎見上言事鼂錯在請屏錯錯趨避東廂而漢書以此事入錯傳廂作箱漢書董賢傳太皇太后后召賢引見東箱義門何氏校改作廂恐誤史記韓長孺傳以慰士大夫心而漢書慰作尉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中山孝王興傳以尉其意並同史記長孺傳又有貪嗜財而漢書嗜作者今說文火部既有尉字心部又收慰字老部既有耆字口部又收嗜字此等當



皆是漢俗字或出秦人非周所有而許氏有之許氏  
參酌古今定此書雖好古實則大半皆從秦漢人說  
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  
而漢書讓作攘漢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  
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據此諸條觀之則史記  
多俗漢書多古可見惟史記貨殖傳領南河北固往  
往出鹽古無嶺字只作領此古字僅存者而南越尉  
佗傳云兵未踰嶺東越傳云令諸校屯預章梅嶺仍  
從俗兩處嶺字漢書皆作領蓋張守節雖以有古字  
爲好本未及詳改至宋而好本盡亡漢書之存古則

宋景文力居多

凡史記以字漢書皆作呂馮唐傳唐論李齊不如廉  
頗李牧上曰何已已卽以也古作己隸變爲已又旁  
加人遂作以又分爲二已爲止以爲虛字惟漢書存  
古而傳寫成呂此云何已者謂何以言之師古曰已  
猶耳其謬不待言而近代名公評云已與以通史記  
作以名公全不識字又儒林傳曰立先王之教呂字  
下注音以二字而無師古曰考南監板本無此二字  
而毛板突有之師古雖不通小學然陋不至此其非  
師古注顯然乃明季妄庸人所爲



荀悅漢紀自序云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元年上巡省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悅於是約集舊書通比其事凡在漢書者大略粗舉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凡所行之事刪略其文爲三十卷無妨本書有便於用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觀其書蓋專取班書別加銖次論斷之而班

書外未嘗有所增益翫自序可見而其間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悅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間有之然已僅矣悅淑之孫儉之子後書本傳稱其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蓋始進卽依曹氏而從弟彧又爲曹謀主故此序有元輔征討云云要之此時獻帝僅存虛號如悅或亦未足多責四百有一十六載本傳無一十兩字據高祖元年未卽真之數至獻帝庚辰恰四百有六載一十兩字後人誤加之據嘉靖戊申黃姬水刻其篇首當言十一世十二帝通王莽二百三十年今云云者亦皆誤



悅自言志不能盡而其實於志文亦往往摭入非但取紀傳者

爭於其間其

參贊四百餘

論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卷一